

王不震
◆ 著

秦始皇

上

他原是落拓王孫離趙返秦時，
失散於敵境邯鄲的子嗣，
受盡欺凌，卻仍剛毅堅倔、不肯服人；
他有著雄渾魁偉的遠大抱負，
立誓成就一個創世不朽的新帝國；
他平六國、規幣制、車同軌、書同文……
他是中國第一位統馭天下的帝王，
他是，**風雲大帝**——**秦始皇**。

推廣價

169元

秦始皇





《出版緣起》

成就自我，也成就世界

◆定位歷史與小說

有聞：「史乃人之記實。時、空、人、事爲其四大要也。」

它以肅謹見稱，令爲文明的磐基、永恒的智寶。記實昨日，準備今日，規畫明日，無盡的天道循環。既不敝帚自珍，也不畫地自限，無關種族與國界。僅用無限來包容並反映人生，這就是歷史。

然而小說者流，有著無關緊要的虛實，以率性見長，包含娛樂，也包含些許教化。既無歷史的沈重包袱，也無嚴謹的格式之限，讀來輕鬆無壓，討人欣喜。因應人事，並結合二者之優，歷史小說實有其存在的必要。

◆樂在其中

「爲了成就不偏不頗的歷史，客觀爲史學家之必須。然而，爲了汲取史鑑來成就自我的人，主觀則爲其所必要。」要知道，閱讀歷史小說的功用在於讀史能





用史，並加以師法人物，進而洞悉人性脈絡。至於，再進一步使得自身心靈能悠然進出於縹緲傳說與冷靜史實之間則爲其無窮的樂趣。

要是能夠居中調合，樂在其中，何樂而不爲呢？

本公司爲實現「出版好書」的職志，以及懷著「歷史因汝而生，汝因歷史而人。」的抱負，於是出版了本系列叢書。

在出版的過程中，它成就了我們。

希望出版後，也能成就您，成就世界。





序

中國，在統治中原三百餘年的周王朝逐漸失去號令諸侯、維繫天下秩序的能
力後，展開了歷經五百年，諸侯國彼此征伐、傾軋互鬥，意圖壯大自己，以成就
獨霸一方、取周王室威信以代之的春秋戰國時代。然而，各諸侯國在其領主的勵
精圖治下，出現了不少極富氣象的王圖霸業，只可惜往往後繼無人，在當任國主
薨逝之後，既有的霸業亦如曇花一現，隨之煙消雲散了。

就在此風雲迭起的大時代裡，西方邊陲地帶，一個在中原各民族眼中的游牧
蠻夷之邦——秦，經由自孝公至昭王六世國君宵旰勤勞、辛勤耕耘，漸漸積累了壯
盛富強的國力，由此也升起了圖霸中原的理想壯志。只是，這樣的王霸之想，非
能在一夕蹴就，歷代秦王的偉大夢想，需等待一個英明、睿智，懷抱宏闊思想的
子孫予以成就。西元前二五九年，趙都邯鄲質囚秦王孫異人的簡陋客館裡，誕生
了一個震古鑠今的傳奇人物，使得長期以來紛亂不堪、征伐不斷的戰國時代終於
落幕，秦國各世雄主的心願終得以償，此人即是叱吒中國歷史的秦始皇——嬴政。





始皇帝嬴政的一生充滿神秘色彩，關於他的是非功過亦是眾說紛紜。由於一段「奇貨可居」的故事佳談，嬴政的身世之謎即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千古疑案；平滅六國、規制度量衡、統一幣制、修長城、築馳道、焚書籍、坑儒生……，秦始皇為創建完整而規模宏偉的帝國藍圖，所做的種種思考和舉措，傳於後世也是不會間斷地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秦始皇果是一個好大喜功、易怒暴虐的君主：為了展現江山一統的大國氣象，他吝惜斥鉅資、使眾役，大興土木營建魁偉的阿房宮殿；為了太后淫亂，不顧親情，殘害了兩個異父同母的手足；為了群臣諫迎太后回朝，怒殺了二十七位忠臣……。秦始皇同時也是一個思謀深沈、胸懷遼闊的統治者：為了建立一個中國歷史上曠世未有的帝國版圖，他舉兵征伐他國，毫不遲疑手軟；為了經營一個中國首冠、恢弘一統的帝王霸業，他迅速架構起周全完善的建設藍圖，並將之付諸實行。或許，始皇帝急於圖功，才要罔顧民勞怨苦，投入一個又一個浩大工程；或許，始皇帝亦感受到壽涯有盡，才又如此驚恐命難久長，





求神仙、遣方士，以圖尋得不死之方。

既是暴虐無道之君，亦是赫赫雄威的霸主；既有冷酷殘情之一面，亦有脆弱無奈之心情。這是，秦始皇。

久讀歷史，不免要由許多史蹟正傳，以及敘史者的好惡立場來評判一個人物。然而，除了冰冷的古物遺跡外，這些人物畢竟也曾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儘管也曾叱吒一時，儘管也曾風雨一生；除了不凡的經歷、不同的際遇外，也該有平凡的人性、眾人皆有的七情六欲，無論是江上釣叟，亦或是秦始皇帝。



目錄

第一章 不韋居奇貨 想買秦江山／013

呂不韋打定主意，就去問父親說：「爹！種地能獲幾倍利？」父親說：「十倍吧！」呂不韋又問：「作珠寶生意呢？」父親說：「百倍呀！」呂不韋接著問：「要是我立起一個國君，又能獲利幾倍呢？」父親驚駭地望著兒子，吃吃地說：「這……，這個數，可就說也說不清了！」

第二章 信陵君救趙 周王朝垮台／045

周赧王到了咸陽，滿面羞慚地進入咸陽宮，見到秦昭王，他覺得跪也不是，站也不是，臉色一時變紅，一時變白，不知道怎麼辦好。

第三章 異人即君位 趙政回咸陽／071

趙政九歲那年秋天，趙王派人送些衣服和吃的東西來給趙姬母子，並說：「請夫人收拾收拾，明天趙王就要遣使把你們送回秦國去了。」趙姬問：「爲什麼？」差人說：「秦孝文王登基，王孫當了太子，朝裡有使臣要去祝賀，順便把你們也帶回去。」趙姬聽了自然高興，送走差人後，望著送來的衣物，不知是高興還是悲哀，兩行熱淚淌到腮邊來。





第四章 呂相輔國政 王儲身世謎／099

莊襄王看了匿名書柬，心想，如果說是毀謗，用什麼樣的事都可以，為什麼單說這件兒？如果他們說的是實情，嬴政又確是足月生產，若是呂不韋的種就早該生出來了。但莊襄王始終捏不定這一點，這事兒也就成了他的一塊心病。

第五章 莊襄王歸天 春申君出醜／127

春申君像一隻被獵犬咬傷的兔子一樣，帶著那群疲憊不堪的逃兵，跑回陳都，韓趙燕魏四國，全派使臣來責問楚考烈王了。他們說：「貴國的縱約長是這樣當的嗎？為什麼敵人都不見就連夜逃跑呢？當年貴國也跟過信陵君，為什麼不效學人家？這是不是《楚公子兵法》？」

第六章 樊於期叛秦 長安君自盡／153

樊於期說：「擺在面前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帶兵去支援，同趙軍對敵；第二條路公開反對呂不韋，號召秦軍反攻咸陽，把嬴政趕走，由你當秦王。」長安君被「由你當秦王」這句話吸引住了，忙問：「你不去救援蒙驁？」樊於期說：「你是大將該由你去，我不上這個當。」長安君問：「如果我造反呢？」樊於期說：「我就替你拼命，扶你當王。」





第七章 甘羅露鋒芒 不韋被逼死／183

秦王主意已定，親自寫了一封信派人送交呂不韋，當即把他送到蜀中。呂不韋看完信後，止不住簌簌落下淚來，遷到蜀中是叫折磨死去，再沒有戀生的必要了。回想過去，有如春夢一場，過去得意是作繭自縛，於是就決定自殺。取來鴆酒喝下去，沒有一會兒就斷氣了。

第八章 趙高進王宮 李斯諫逐客／211

李斯在床上想，如果秦宗室盡逐外國客卿，五代國君過去的奮發成就又將化為烏有。天下不能統一，百姓的戰禍不能消除，這不僅是秦國的不幸，也是天下百姓的不幸。他覺得十分痛心，就把油燈挑亮，決心再盡最後一份心力，寫了一封《諫逐客書》。第二天天亮，花錢託人送給蒙毅，請蒙毅轉呈秦王。

第九章 修成鄭國渠 才忌韓非死／239

李斯派人送了一杯毒酒給韓非。韓非很想不通，就問看管的人說：「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呀？」看管的人回答說：「一個雞籠裡，容不下兩隻公雞。人家碰見像公子這樣有才幹的人，只有兩個辦法，不是重用，就是害死，根本提不到犯罪不犯罪。」韓非嘆息了一會兒，就服毒自殺了。





第十章 趙因貪臣亡 秦王會故人／267

稍頃，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家被孩子引了出來，他眯著眼睛邊望邊走到秦王面前，一見是陌生人，就拘謹地問：「客人是找哪位的？」秦王上前說：「范大爺！你可記得二十四年前的小趙政？」老人只是呆呆地望著他，一時思想不起來，只在嘴裡喃喃念道：「小趙政……？」秦王說：「王孫異人的兒子。」老人恍然大悟，「啊」了一聲，就雙膝跪地說：「原來是秦王到了。」



◆ 第一章 ◆

不韋居奇貨 想買秦江山

風雲大帝

秦始皇





邯鄲，趙國的都城。

如血的殘陽，映照在全城最大一家酒樓的雅座。兩個氣度非凡的酒客，已經有七分酒意了。那個體態豐盈，衣著豪華的是陽翟的富商大賈呂不韋。他是韓國人，從小也頗讀了些經史子集，憑著他的本領求個一官半職是蠻有把握的，但是家裡是巨商，父親不願他棄商賈去求功名，也就只有繼承先世的衣鉢，繼續做著生意了。他確實也有本事，買賣做的有聲有色，從韓國到魏國，從魏國到趙國，時而跑到東方的齊國，忽而來到北方的燕國。生意越做越大，從農產品做到絹繒，也經營過牲畜，最後做珍寶生意，已經成爲一個遐邇馳名的富商了。

呂不韋性情豪放，雖說是個生意人，卻知書達理、談吐不凡，既像個彬彬儒者，又像個達官貴人，走到哪裡都喜歡和仕宦往來，現在坐在他對面喝酒的那個粗腳大手的高個子正是秦國的將軍樊於期了。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來看，絕不是泛泛的初交。只聽呂不韋說：「哪天，我要到咸陽去做筆生意。」

樊於期說：「雖說錢能通神，可像你這樣的人上秦國去，吃不開呀！我勸你還是不要去，去做這個夢。」

呂不韋問：「爲什麼？」

樊於期說：「秦國和別國不同。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以來，重農輕商，人人看不起生意人。現在這個國家最下賤的是兩種人，上門的女婿和做生意的商人。你再有錢，可別人看不起你，不是白去找罪受嗎？」





呂不韋不安地望著樊於期，好像自己在他面前也矮了半截似的，便悻悻地說：「做生意就去玩一趟。」

樊於期說：「玩也上別處去玩，況且秦國也沒有多少好玩的去處。秦國不像趙國，哪裡去找個閒著玩的，人人個個都忙著做活，街上走路都得格外小心，不留神就被別人把你撞倒。」

呂不韋說：「既然如此，我去求官。」

樊於期聽了忙問：「你說什麼？」

呂不韋說：「我到秦國去求官。」

樊於期哈哈大笑，笑得呂不韋莫名其妙，好不容易止住笑，邊喘邊說：「可惜你沒有到過秦國，就算你有通天本領，能把星星摘下來，秦國人怎麼會容你這個生意人去做官？」

呂不韋好像被樊於期說得連點人格也沒有了，心頭有些不服氣，說：「你也不用把秦國說得這樣玄，天下事只要人有志氣，哪有辦不到的？我這個人就不信這一套。」

樊於期說：「別樣事或許可以，這件事就沒望，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呂不韋說：「天下沒有哪件事是死的，誰說秦國的官我就當不上？」

樊於期舉起右手，斬釘截鐵地說：「一定，一定！我把你量實了。」說罷，右手向下一劈，表示沒有再說的餘地了。

呂不韋看著這個秦國將軍如此狂妄、自大，好像他這個官高不可攀，而他呂不韋倒成





下了賤人，永世沒有出頭之日，他感到受了一肚子的悶氣。可是一轉念，又覺得再爭下去也沒意思了，眼前人家是將軍，自己是商人，空話也說不服人，就什麼也不說了，但心裡總感到怪不是滋味的。

樊於期端著酒盅正往嘴邊送，兩隻眼睛突然從窗口望向路上的行人，說：「你可知道這個人？」

呂不韋順著他的視線看去，只見一個約莫二十歲的小夥子，衣衫襤褸，滿臉愁容，無精打彩地從東向西走去。呂不韋看罷問道：「他是什麼人？」

樊於期說：「他就是秦國的王孫，名叫異人。」

呂不韋問：「異人！王孫？」

樊於期說：「你不信？就是當今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囉！」

呂不韋一聽，把手在坐席上一按，霍地站起來，一隻腳伸進鞋裡，另一隻鞋拎在手裡，匆匆下樓，追這個王孫去了。隔了好一會兒，他才重新上得樓來，把鞋一丟，盤腿坐在席上，對樊於期說：「看那衣著形貌，哪裡像個王孫的樣子？」

樊於期漫不經心地說：「當然囉！聽說現在剩下這條小命，都是趙公子平原君給的呢！」

呂不韋不解地問：「異人來這裡幹嘛？是不是在秦國站不住腳，被趕了出來？」

樊於期說：「哪裡，那年秦趙兩國渾池會盟以後，秦國就送異人到趙國當人質。爲了秦國屢次發兵來犯，趙孝成王早想把異人殺了，只是平原君攔住說，秦太子安國君有二十

